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下午3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鄭家富議員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G.B.S., J.P.

黃定光議員， B.B.S., J.P.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甘乃威議員， 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林大輝議員， 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梁美芬議員

梁家騶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 B.B.S.

黃毓民議員

葉偉明議員， M.H.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J.P.

缺席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J.P.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許曉暉女士，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J.P.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行政長官根據《議事規則》第8條向本會發言，並答覆議員就他於2009年10月14日會議席上宣讀的施政報告所提出的質詢。

行政長官答問會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各位議員，大家好。

我在昨天所發表的施政報告，整體思路是以發展經濟為主調的，香港經濟有需要注入新動力，走向多元化。只有穩定的經濟發展，才能有利於解決社會民生及政治上的問題，才能有利於解決就業和貧窮問題。在金融海嘯發生後，政府推出了多項短期紓困措施，以協助基層市民。但是，香港基本上是一個城市經濟體，長期“派糖”，在財政上是不可行的。我們在談分配之餘，也要談創富。所以，在治標之餘，我們便要治本。務實地發展優勢產業及強化傳統支柱產業，我覺得這便是治本之道。

議員關心的另一項議題，是政改諮詢工作。正如我在昨天宣布，我將於下月展開諮詢工作。在推出政改方案前，我樂意和各位議員見面，以聽取大家的意見。政改從來都是一項很敏感的議題，由1980年代開始的政制發展討論，早已在社會上造成分化。要彌補這條裂痕，須用時間、耐性、理性及包容，缺一不可。

大家均會記得，在2005年的時候，政改方案雖然得到市民支持，但卻得不到立法會通過，這證明在政制發展的問題上要建立共識，是很困難的。部分議員當時反對2005年政改方案的理由，是希望要訂下普選時間表。我曾翻閱當時各項反對的論據，這項是主調。所以，我在2007年競選中承諾會徹底解決普選問題。因此，我在當選後短期內便向中央提交報告，在同一年成功爭取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作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決定》”），以法律方式明確了普選時間表。我敢說這是自回歸以來，亦自我們開埠一百五十多年以來，在政制發展差不多最重要的里程碑。

正正由於香港社會政治分化，實現普選便因此要大家同心協力，求同存異，以尋找最大共識。本屆政府的當前任務，便是要妥善處理2012年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選舉辦法（下稱“兩個選舉辦法”）。

有議員認為要先談2017年及2020年的普選終極方案，我認為這樣做是捨易取難，我亦很擔心會令政制發展再一次原地踏步。我衷心希望大家不要在爭取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達成共識的道路上設置新的障礙。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於在2012年之後的選舉，其實已訂出框架。在行政長官選舉方面.....

陳偉業議員：主席，可否澄清.....主席，我基本上想澄清一個問題。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待行政長官發言完畢後才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如果他連接到其他範疇時.....便會誤導公眾。

主席：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我想他澄清，他可以拒絕澄清的，主席。他提到障礙，他可否澄清障礙究竟是甚麼？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你坐下。

陳偉業議員：他可以拒絕澄清的，主席。

主席：行政.....

(梁國雄議員站起來)

梁國雄議員：主席，你昨天說有人.....特首口出污言，你不覺得遺憾嗎？

主席：各位議員。

梁國雄議員：“老兄”。

主席：請大家讓行政長官發言完畢後，才舉手要求發言。

梁國雄議員：有人說.....再洗耳恭聽.....

主席：請你在舉手後才發言。

梁國雄議員：我本來想忍他的。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梁國雄議員沒有理會主席指示，繼續站立)

梁國雄議員：你叫他收回，“老兄”，好像他讀錯了.....他自己也收回。事實.....

主席：在行政長官發言時，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

梁國雄議員：他想澄清嗎？讓他澄清才行。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立即停止發言。坐下。

梁國雄議員：你問他是否想澄清？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已經說了，坐下。請大家遵守《議事規則》。

梁國雄議員：如果他有道德，我便遵守規則。

主席：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坐下來)

主席：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陳偉業議員又站起來)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是要求澄清。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是清楚知道規則的。當官員或其他議員發言時，如果有議員要求發言者澄清，是否澄清是由發言的官員或議員決定的。行政長官。

梁國雄議員：他是否澄清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覺得我們有充分時間。答問會有90分鐘的，可能在答問時能更容易、更適當地解決這些問題。

(黃毓民議員在座位上發言)

黃毓民議員：一年才可問一項問題，“老兄”。六十位議員，平均1年才問1項問題……

主席：黃毓民議員。各位議員，如果我們在行政長官發言期間任意打斷他的發言，那只會令答問會無法順利進行。因此，請議員遵守《議事規則》，亦尊重其他議員的權利。

(陳偉業議員再站起來)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想你澄清的一點。我要求特首就他的發言作一些澄清，這是《議事規則》所容許的，至於是否澄清，權利當然屬於發言者.....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已經提出了你的意見。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只想行政長官解釋清楚，因為你剛才所作的是一概評論，似乎指我也不是根據《議事規則》行事。我想告訴你，我剛才要求特首澄清，那是議事程序所容許的。

行政長官：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於在2012年之後的選舉，其實已訂出框架。在行政長官選舉方面，我們如果能夠好好處理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在很大程度上已解決2017年提名委員會組成的問題。至於立法會選舉方面，我們當然要朝着2020年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的目標而前進。大家皆明白，普選是體現普及和平等的原則。我在過去也曾表示，我今天亦可重申，現行的功能界別並未完全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因此不能把目前的形式保留在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之中。在設計2012年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辦法時，我們當然要考慮這個問題。

各位議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希望大家要真真正正追求民主，而不是單單追求民主議題。在政制發展上，我們已訂下普選時間表，下一步該怎樣走，正正是考驗我們，亦是考驗我們的智慧，以及對民主真正的承擔。

多謝主席。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就施政報告提出的質詢。有意提出質詢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示意，然後輪候發問。議員提出質詢時請站立。

主席：當行政長官答覆議員的質詢後，有關議員可隨即就其質詢提出1項簡短的補充質詢。

林健鋒議員：要重點發展6項優勢產業，首先要處理土地資源的問題，政府提出活化超過1 000幢工廠大廈(“工廈”)，我們覺得方向是正確的，亦可增加經濟動力。

但是，根據過往經驗，在重建工廈時，須通過政府多個部門和關卡，例如改建單位用途須經過屋宇署及消防處審批，程序較為繁複。地政總署新成立的特別小組會否協調各個部門，協助業界盡快活化這些工廈，令有關措施加快實行？政府有沒有配套的措施？或會否制訂“一條龍”的機制以加快審批，做到真正的“拆牆鬆綁”？

此外，現時很多創意產業選擇在工廈內經營，原因為何？便是因為租金便宜。如果這些工廈在重建或改建後租金上升，會否影響創意產業的生存空間，反而違背了政策的原意呢？政府有何對策？

行政長官：首先，在發展局內，我們希望透過重整和增撥資源，特別準備應付如何落實這些新政策，而其中一個主要功能便是，如何能夠以最有效的方法協調各個部門的工作，盡快令這些新政策出台，特別是在審批有關使用這些工廈的申請方面。我們希望在這3年豁免期內，盡量接受及完成審批所有收到的申請。

至於會否影響現時工廈內的一些設施，試想想，香港其實有很多工廈——是有一千五百多幢。我們今次所做的，只是提升現時工廈的功能，以更便利剛才所說的藝術家、創意工業等使用。換句話說，工廈的供應會相應增加而不會減少。我亦深信租金會因應市場情況而調節，因為有供應、有需求，便會產生平衡的作用。

林健鋒議員：主席，特首或政府部門有否預計審批這些申請需時多久，是3個月還是6個月呢？

行政長官：我想主要視乎有關申請的性質，例如是重建或是改變使用用途、是否已獲得全部業主同意等。我深信在這3年內，我們會盡快處理該等申請。如果做得快的話——我們當然希望盡快處理，我希望最低限度每天處理一宗，那麼，對於處理七百多宗，在3年內便可以處理很多申請。所以，我希望林議員及所有現時工廈的用戶或業主能夠把握機會，及早考慮如何組織起來，把現時未能物盡其用的工廈活化起來。

我可以保證，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處理有關申請。雖然我們未曾處理做過這類申請，但將來有關程序會簡單很多，也不用估價，例如基本上只涉及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我們無須像以往般考慮豁免費用多少，或要進行很多計算和量度等。將來在這些工作減少之後，我相信處理過程會變得相當快。

梁家傑議員：主席、特首，在2007年3月1日，我們一起出席特首選舉論壇辯論，當時你說得很清楚，你說如果可以獲得連任，會在任內徹底解決雙普選問題。我翻閱2007年施政報告第99段，你當時很肯定地表示：“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不過，你剛才的發言表示，原來你所謂的徹底，便只是指時間表，而並不包括路線圖。我想請問特首，這樣的說法會否有點過橋抽板，會否有點“縮骨”和取巧呢？

行政長官：我剛才已說過，香港對於民主議程的公眾辯論，由1980年代開始，在這問題上已兜轉了很久，但我覺得，如果大家回顧這麼多年來的民主活動，最大、最清楚的里程碑在哪裏呢？我夠膽說，便是在2007年12月，今屆政府向中央提出應該更改我們現時的選舉制度，然後人大常委會在12月透過法律形式，訂定了普選的兩個時間表，回應了當時你和我競選第三屆行政長官時，普遍香港市民的訴求。

此外，我們在2005年提出更改選舉方法的議案，我覺得那是一個進步的方案，亦是獲得很多香港人支持的方案，而反對聲音的主調，正如我剛才所說，便是我們沒有普選時間表，這是你翻閱當時的報章也可以看得到的。因此，我們所做的工作便是針對在2007年爭取時間表，而這是成功得到的。我覺得我們在民主過程中，不單是在2007年、2012年，或現在目前.....即使2017年、2020年，對民主的爭取和認同，我相信過程是會不斷演變的，即使現時先進的民主國家亦對此問題作出很多反思。因此，我覺得我們於現在的階段，已經得到一個很清楚的答案，人大很嚴肅地進行了立法程序。在定下時間表之後，我們面對下一步的工作，便是2012年選舉的安排，無論如何，也要使它比現時的選舉制度更開放、更民主、更接近普選，這是我們的工作。當然，我會盡一切努力履行我當時的選舉承諾，但我覺得今屆政府所做的工夫已對應了這個承諾，我覺得我已做得很充分。

梁家傑議員：特首，你有沒有履行特首選舉時的承諾，我相信自有公論。你剛才提到2005年的政制改革，我想問一問，你剛才說你不會重蹈覆轍，希望“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但我們翻查了歷史，由你刊登諮詢文件至立法會表決，只有63天時間。在這63天中並沒有諮詢公眾，其實只做了甚麼呢？便是大部分學者都說是瞞天過海的假民調。我想問特首，你快將進行諮詢，你會否以同一手法進行諮詢？如果你說不會，你現在可否交代你的每一步會怎樣做、諮詢文件內容是甚麼、何時提出方案、如何諮詢公眾？你可否在此向我們交代一下？

行政長官：我的同事林瑞麟先生其實正撰寫諮詢文件，我自己……

(會議廳內有人低聲說話)

主席：各位議員，在行政長官回答質詢時，請大家保持肅靜。

行政長官：對不起，Alan，我忘記了問題，剛才我說話時被打斷了，你可否重新提出問題？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剛才對行政長官說，他希望2005年的歷史不會重演，不會重蹈覆轍，我便向他指出，當時他花了63天時間，由發表諮詢文件至立法會表決，其間並沒有進行公眾參與的共議過程，只進行了大部分學者均認為是瞞天過海的假民調。我想問特首，你快將在下月發表諮詢文件，你究竟會採取甚麼步驟來避免重蹈2005年的覆轍？可否在此交代，你會以甚麼方式進行諮詢、何時交代選舉模式、以甚麼形式諮詢？可否交代時間表和方式？這便是我的問題。

行政長官：我剛才所說的是，林瑞麟先生現在與我們一起努力，很希望在下月……對不起，主席，我覺得會內有很多滋擾，無法集中精神回答議員的問題。如果繼續這樣發聲，我便無法集中精神回答問題，真的很抱歉。

主席：請議員遵守《議事規則》，保持肅靜。

行政長官：我們會在這段期間，把市民以往就此問題發表過的意見，以及策發會討論過的問題鋪陳出來。此外，我們很希望有一項全面性的諮詢，讓市民發表意見，特別聚焦在2012年兩個選舉的安排，包括當中的元素。至於日後的安排，現在還未落實。我相信我們一定有充分的諮詢時間，讓香港人討論這問題。完成諮詢後，我們一定會梳理各方面意見，包括議員的意見，我們很希望在這段時間，各政團和議員針對這兩項選舉方法發表意見。我希望從這些意見中整理出具體方案。

我最近已向議員發信並作出承諾，在方案出爐之前，我們會再次坐下來傾談，諮詢文件會正式在立法會提出，屆時完成了公眾辯論，加上議員的建議，經過一輪辯論，我相信方案得出的結論就是這樣，這與我們處理一般重要文件和法律文件的程序差不多。這程序我們已在2005年進行過一次，而且這問題在社會上已反覆討論，我相信如果我們有心達成共識，能夠聚焦的話，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不會低估將來的困難，因為這方案不單一定要有民意基礎，還要爭取三分之二議員的支持。

梁家傑議員：主席，特首先生的答案.....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主席：沒有辦法了，因為根據我們的規矩，你只能提出1項補充質詢。

梁美芬議員：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再三強調環保和保育的問題，以及美化海港的方向，我認為這方面是正確的。但是，我關心的是，施政報告的內容究竟會如何執行？因為我看到，政策局及其轄下部門在執行上，很多時候似乎都出現思覺失調、大腦與手腳不協調的情況。我舉一個例子，在最近被視為沿着深水埗海旁的六號地盤，房屋署和規劃署公布要興建4幢41層高的屏風樓，這跟施政報告所提到要美化西九的海港、環保城市的大方向，其實是相違背的。這究竟是反映政府管治出問題，令政府的大腦無法指揮其手腳，還是這個大方向其實是一個空話呢？

行政長官，我在這裏代表該區約1萬名聯署了意見書的居民，他們希望透過我，邀請特首有機會到六號地盤視察一下，這樣你便會明白深水埗區居民的感受了。

行政長官：梁議員，我想我們批准的所有土地發展、樓宇發展，都必須根據及符合《房屋條例》和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的規定，而我們城規會的規定，通常是經過冗長的公眾諮詢而得出來的成果。我很相信深水埗的發展也是以這個模式來進行的。

每一次發展，如果是獲特區政府批准的話，必定是經過這些冗長、小心的、細緻的公眾諮詢。我很相信亦希望梁議員如果發現我們有哪些是違規、違背了現時的城市規劃或我們的《建築物條例》的，我們一定會很小心地加以研究。

梁美芬議員：行政長官，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正正反映政府現時的大方向，可能跟以往所批出的項目不協調的問題，究竟如何補足以往作出的這些決定跟現在進行的大方向不能協調的問題呢？我想剛才提到的六號地盤，其實只會令當區居民感到更熱，而他們看畢施政報告後，只會羨慕中環的居民，並覺得他們是得天獨厚的，特首。

行政長官：我明白你所說的道理。但是，我們要緊記，我們的城市管理和樓宇建設是有它的指定程序，並且須按法例來執行的，我亦要循着這些既定程序來辦事。

當然，如果市民有強烈意見的時候，我相信有關當局、有關部門都會本着以民為本的方針來看這些問題。但是，請緊記，有些程序既然已訂了下來，便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而不是單方面、一少撮人士的意見，我們在這方面一定要取得平衡。

黃毓民議員：主席，昨天真的對不起，誤中副車，那兩條香蕉是海綿做的，不是太硬，但卻令你老人家受驚了。不過，你也不太公道.....

主席：請提出你的質詢。

黃毓民議員：我們3人舉牌，你趕我們離開，但二十多人在這裏舉牌，正如特首所說，搞到場面很胡鬧，你卻不趕他們離開，對嗎？

主席：黃毓民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黃毓民議員：這是有少許不公道的。我本來很尊敬你，如果你把他們也趕出去，我便真的很尊敬你了。

特首不斷“狗噏”，特區政府又繼續倒行逆施，立法會依然羣魔亂舞，真的令人傷心。可是，社民連永遠有朝氣，議會抗爭會做到最後一天、最後一分鐘。

主席：黃毓民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不要發表演說。

黃毓民議員：你知道我發問是有前文後理的。主席，你要給我一個機會，今天是文鬥不是武鬥，你容忍一下吧。自從1997年回歸至今，本地生產總值增加了接近50%，但窮人卻一天多過一天，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作為行政長官，你怎能無視這種現象？月入少於8,000元的家庭，數目竟然由264 000戶大幅增至45萬戶。

梁國雄議員：可耻。

黃毓民議員：月入超過8萬元的家庭，數目則狂升至111 000戶。

梁國雄議員：貪婪。

黃毓民議員：那些18至24歲的貧窮青少年人口又大幅上升。領取綜援的人數由1997年的28萬人增至現時的50萬人，10萬人居住於呎價比得上豪宅的板間房及籠屋。數字是會說話的，特首。你這份施政報告題為“羣策.....”——我的發音很標準，是“政策”的“策”——題目應該讀作“羣策羣力”。我不知道是誰替你命題，那麼難讀。於是，我便改寫為“羣賊創新天，窮人墮深淵”。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負責人何喜華數天前接受電視台訪問，他說董建華也比你更有人性，我聽了也覺得很悲愴.....

主席：黃毓民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黃毓民議員：我只是轉述而已。我正在發問，“老兄”，你應讓我繼續發問，對嗎？非常簡單，你這份施政報告完全無視窮人的死活，只是發表你的六大“冚家”產業，對嗎？

主席：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那些是“冚家”都要做的產業，何錯之有？對嗎？那六大產業不用“冚家”做的嗎？有哪一分、哪一毫可惠及窮人，特首？我只要你回答我，我剛才說的數據，在你的任期內，有沒有辦法減少？

梁國雄議員：沒有。

行政長官：我們每一次做施政報告，都要回顧過往政策的落實情況，也要視乎當其時那一年有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是有需要處理的。就今年的施政報告而言，我是希望回歸基本，換句話說，我們要討論長遠的策略問題，不再做短期的紓緩措施。紓緩措施……

(黃毓民議員站起來)

主席：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我要求他就我剛才提出的數據作答。為何窮人越來越多？居住板間房的人為何不能“上樓”？老人家輪候……你知否他們有多少人死了？七千多名長者尚未輪候到宿位便死了。

主席：黃毓民議員，如果你不遵守《議事規則》，我只能要求你離開會議廳。

黃毓民議員：他還沒有作答。

主席：請你待行政長官作答後，……

(陳偉業議員站起來)

陳偉業議員：主席，不依照規則，也不如沒有良知那麼惡劣。

主席：我再說一次，如果議員不遵守《議事規則》，打斷行政長官的發言……

(黃毓民議員又站起來)

黃毓民議員：他不斷帶我們遊花園，請問這樣可以嗎？他不斷帶我們遊花園。我向他提出具體的問題，他現在要回答我。

主席：議員是有提問的權利，但亦應該尊重行政長官發言的權利。

陳偉業議員：他不尊重立法會……他不尊重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的責任。

主席：各位議員，如果我們這樣下去，這個答問會是無法繼續的。所以，我最後一次呼籲，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請尊重《議事規則》，待行政長官發言完畢後再跟進。

(梁國雄議員在座位上發言)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保持肅靜。

行政長官：黃議員剛才發言時說先要聽前提。如果他要求我尊重他，聽他的前提，他是否亦應先聽我的前提呢？

對於這份施政報告，我是很希望脫離以往數年因為回應金融海嘯而推出的特別臨時措施。臨時措施只可短期推行，如果長期推行，便會影響香港本身的財富再分配，甚或會出現加稅的情況，我們是必須小心行事的。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歸本實份，即是看看如何能夠將香港的財富擴大，把餅加大，然後才能有更多資源幫助香港現時的基層市民。

香港的基層市民是政府特別關注的一羣。我們現時有一個比較完整，但未完善的社會保障計劃，所有貧窮家庭也納入綜援計劃，另有房屋、醫療方面的補貼；所有年青人也有讀書的機會，享有免費教育，亦不會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不能入讀大學；老年人亦得到照顧。這份施政報告對於一些現時須特別照顧的基層市民，特別是老人家、精神病患者，作出了特別安排。當然，我們不能仔細地每一項分拆出來，但香港現時原有的社會福利，包括我剛才所說的醫療、房屋、教育，加上綜援和“生果金”，這些是會繼續執行的。如果我們有更多資源，我們會繼續這樣做。施政報告所提及的6項新產業，就是希望擴大我們本身的經濟能量，增加經濟活力，增加新的就業機會，給予我們更多資源，幫助基層市民。

黃毓民議員：貧窮人口已增至123萬人。我剛才提出的質詢，與你還原基本步沒有甚麼抵觸，基本的問題是即使發展經濟，亦要讓所有市民受惠。我們現時的國民收入是3萬美元，但卻連最低工資也沒有。你要答覆的是，你所實行的政策，究竟可否在你任期完結前——下一任不是你，問你也是徒然——令香港現時123萬名窮人生活得好一點？可否減少窮人的數目？我不知道你的幕僚怎樣替你準備，連“貓紙”也沒有。這項質詢一定有議員提出的，對嗎？甚麼是還原基本步？他的答覆是一塌糊塗，連表達能力也這麼差。作為行政長官，他根本答不到我的質詢。

梁國雄議員：原地踏步。

行政長官：我沒有補充。

譚耀宗議員：特首在施政報告裏，就長者服務方面提出了數項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加快興建和增加資助額，給予各類型的安老院舍，並且提高安老服務的質素。我們對這些措施都是歡迎的，因這些措施回應了民建聯在這方面的一些訴求。

但是，還有一些問題，我也希望特首會進一步考慮，譬如我們已經提出多年，那些正在領取“生果金”的——去年，特首已把“生果金”增加至1,000元——然而，有部分長者會經常返回內地居住。他們返內地時，可能會超越了現時領取“生果金”有關居港期240天的限制。我們希望政府考慮能否早日放寬這方面的限制，以及可否考慮一下福利的可攜性？福利即包括醫療、教育和有關的福利保障。如果這些長者有需要返回內地時，也可以考慮把福利帶回去，在內地同樣地享受得到，令這部分的長者可以安心在內地定居、養老。在這方面，特首有甚麼考慮，或何時可以在有關政策上有所確定呢？

行政長官：譚議員，我也有這樣的同感。如果我們用有限的資源……特別是那些長者，如果他們是很想返回……很接近的地方，譬如在珠三角地區居住，以期得到較好的生活環境，對他們來說，這是好的，而且香港的服務壓力亦可以有所減少。然而，對於你所提出的提議，我們現時正在不斷研究中，但這牽涉到一些實際上的問題，還有法律上的問題。我個人對這個問題從未曾放棄過，我希望我們……我答應你，我會繼續積極研究這個問題，我很希望我們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作出總結。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話，我們可以在另一場合再正式與你討論，你亦可以與張局長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都很關注“可攜性”這個問題，但其牽連性可能是相當大，特別為“生果金”可攜性的問題，遷移方面會影響到我所提及到的法律上和實際執行上的問題。雖然是有這個問題存在，但我覺得我們仍應該對這項政策建議多作一些深入研究，希望可以玉成其事。

譚耀宗議員：當然，政策的轉變可能會帶來很多問題和困難，我想問特首，他是否有信心，這些困難和問題會得以解決？

行政長官：我有決心做這件事，但成功與否……因為我們是法治的地方，一定要尊重法律的條款來進行，好嗎？然而，我希望你接受我的承諾，就是我們在這方面會一直積極跟進，好嗎？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說，政制是非常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昨天，他在施政報告第119段……主席，他說自己的任期已經過了一半，而他提出的基建工程及重要政策“大都按計劃落實”。但是，他沒有提到當參加小圈子選舉時，他曾誇下海口說要解決這項問

題，因此，他今天便來到這裏“補鑊”。主席，他在施政報告內並沒有提到這項問題，因此，現時來到這裏，他便說其實亦是已經解決了的。第一，這是否表示施政報告有缺憾呢？為甚麼昨天不向公眾交代？主席，你也知道絕大部分香港市民至今仍然是未死心的，大家也希望在2012年有雙普選。行政長官在這裏“叻唔切”，提及2007年12月29日人大的《決定》——這個《決定》打碎了數百萬香港人的心，因為當時我們想要的，是在2012年有雙普選，主席。換回來的是甚麼？便是說不准在2012實行雙普選，在2017年“可以”實行行政長官普選。這是甚麼呢？是甚麼的普選呢，主席？然後說，在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後，香港立法會“可以”實行普選，連日期也沒有，主席。大家也知道，這並非“實牙實齒”的承諾，更不能徹底地解決普選的問題。

行政長官參加小圈子選舉，已經令香港人非常憤怒，亦很令人感到蒙羞，而他在承諾一些事情後，又不實行，現時來到立法會，還在砌詞。請特首告訴香港人，你有否勇氣告訴北京的領導人，香港人到今時今日仍然是想要2012年雙普選的？人大的《決定》是否應該改變？

行政長官：我在昨天的演辭裏，曾提及在重要政策方面，我們已經落實了在2017年及2020年普選的時間表。這點是有談及的，我不知道昨天劉議員有否聽到我所說的話。因此，雖然她說我沒有提及，但我是有提及的。

至於她提及有關2012年這件事，我們已經知道，而我們現時要做、也是我曾談及的，便是我們一定要根據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12月作出的《決定》行事。當中給了我一個很清晰的、很清晰的——便是關於普選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並非只是口頭說說便算，而是人大常委會按照立法程序訂定的。在這情況下，我認為你應該一定要有信任，否則，大家也沒有意思。如果你說甚至連這件事情你也不會相信，那麼便變得……我覺得我們便沒有一個良好的討論基礎。不過，我相信香港人、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也十分相信這項嚴肅的宣明是的確確會落實的，而我也朝着落實這個標準一直進發和進行工作。我們現時要做的，是看看如何搞好2012年兩個選舉的安排，使2012年的選舉不會重蹈2005年的覆轍和原地踏步，而是一定要較現時的選舉方法和制度更開明、更開放和更民主。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問行政長官有否這樣的勇氣和有否這樣的誠實告訴北京，今時今日，大部分香港市民仍然希望在2012年是有雙普選的？你作為行政長官，有否做過這項如此基本的工作？

此外，主席，行政長官剛才說，現時的功能界別並未完全符合普選的定義。這是否想對香港市民說，即使2020年真的有普選的立法會，也仍然會有功能界別的影子，他會搞一些移形換影的東西，令功能界別在香港流芳百世？他是否便以此告訴香港人，這便是普選的立法會？

行政長官：這正正說出了我們現時所提建議的困難之處，即把2017年及2020年的實際選舉安排，與2012年扯在一起討論的困難之處，這有可能把我們帶到重蹈在2005年原地踏步的結果。

各位議員，我們一定要平心靜氣，用包容的態度來看這些問題。關於普選的方法，我們一定要知道基本的原則是甚麼。我剛才已經說過，要公平、公正及平等。我亦已經向你們說過，在現時的選舉安排下，功能團體現時的選舉方法仍然是未達到這個標準的，因此，屆時如果要做的話，這方面是必須更改的。在這情況下，我覺得我就這方面已經表達了我自己的態度，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採取包容的態度和一定要聽取各位的意見，才能得出一個最好的結果。

梁國雄議員：主席，真不好意思，但他真的令我.....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正在違反《議事規則》，現在不是你的發言時間，請你坐下。行政長官，請繼續作答。

行政長官：我回答完畢。

(吳靄儀議員舉手示意)

主席：吳靄儀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吳靄儀議員：對不起，主席，我剛才遲來了。我本來沒有報名提問，但聽到行政長官這樣說，我便想報名向他提問。(眾笑)

主席：那麼，你便要輪候了。

李鳳英議員：主席，特首昨天在施政報告中，提到非常重視家庭，認為家庭關係如果好的話，各種社會問題亦會相應減少。我完全同意特首對家庭價值的肯定。巧合地，我的辦事處昨天收到了一封邀請函，相信在座很多位議員也收到，就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合辦的一個名為“愛+人”活動的一封邀請函，邀請我們出席研討會和工作坊。邀請函內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引述：“政府近幾年過於強調經濟發展、節省成本、市場競爭和生產力，無論是資方或市民都要增加工作時數，減少休息時間，工作壓力有增無減，投訴及不滿與日俱增。家庭的生活質量較個人的生活質量惡化得更加嚴重。”我想問特首，你是否同意這段引述的文字呢？如果同意的話，為何施政報告沒有針對這個情況，提出具體措施？如果不同意的話，特首又如何解釋呢？

行政長官：我相信金融海嘯令每個市民對工作很緊張，以致出現工作時間過長的情況，我相信這情況在香港很普遍。這情況亦不止在香港出現，現時世界各地亦同樣有這個問題，相信是沒有人會反對這個論調的。當然，解決的方法有很多，對嗎？我認為在勞工問題方面，現時先要處理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最低工資。在定出最低工資後，即我們解決了這項工作之後，大家便可以商討如何解決其他相應的問題，例如你剛才所說最高工作時數的問題。但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這項工作，我希望各位議員也同意，關於這些具爭議性的勞資問題，始終是要逐一處理，不可以一起處理的，因為如果得不到共識便麻煩了。不過，我完全同意你所說，要有和洽的家庭，我們須有充足時間照顧家人，亦須給予家人多些時間，我們不能只專注於寫字樓的工作的。

李鳳英議員：主席，我想向特首說，現在你所說的最低工資，是沒有提到標準工時的。我相信聽到特首這個答覆，香港大學及賽馬會應該首先邀請特首參加這個研討會和工作坊，而不是邀請我們議員的。

特首，你在施政報告提到開展“開心家庭運動”，請問這項運動將如何應對現時香港的家庭普遍面對工時長和工作壓力大，以致影響家庭生活，無法建立良好家庭關係的問題呢？

行政長官：我認為現時最重要的、首要的是就業問題。香港現時的失業率是5.4%，我很慶幸經過政府實行多項特別措施，使失業率的升勢放緩。在這情況下，我們先要解決這個問題。正如剛才我所說，很多勞資

問題都是很尖銳的，標準工時是其中之一。我認為我們現在先要解決的，就是最低工資的問題。然後，我們再重新研究你剛才所說的標準工時問題。就這兩件事來說，問題均是相當具爭議性的。

我相信我們不能夠一次過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但我相信由香港大學、其他社區團體、非政府團體或政府機構繼續研究工作時數對於家庭和諧的影響，是值得支持和參與的。

張宇人議員：主席，特首在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內談及活化工廈政策，自由黨十分支持，因為這亦是我們多年來所爭取的，尤其是我們飲食業在最近豁免紅酒稅及葡萄酒稅後，我也時常說希望活化工廈，以用作貯存紅酒及經營食肆等。他現在把這扇門打開了，我將會與兩位局長，特別是周局長，討論怎樣才可以在工廈內開辦食肆——他現在搖頭，即表示不要考慮，但我會跟進這建議，希望他會支持。不過，我今天無意和特首討論這構思。我今天想跟他說，在他的施政報告中，最多人關心的是樓宇供應及樓價過高這兩個問題。

在施政報告的第5段，他說“關注樓宇供應、置業困難及樓市泡沫的問題。特區政府會監察未來數月的變化，在有需要時優化我們的土地供應。”我想問特首，其實他所說的優化土地供應安排，是否已有腹稿？他是否已預備推出這項安排，抑或是還要多觀察數月，看看樓市會否繼續上升，才會推出？如果是的話，要上升至甚麼水平，他才會認為要推出這項優化土地供應安排呢？

行政長官：我提及優化土地供應安排，並不是說我們已準備立刻推出有關安排，而是一定要先看看市場的回應及情況。我們現在的樓宇價格.....主席，對不起，我真的不停地聽到聲音，我沒有辦法.....尤其是我帶上了耳筒，很難停下來.....我不能夠不帶上耳筒，但帶上耳筒又不停地聽到雜音。可否真的.....可否讓會議按着議程進行，在同一時間只容許一個人發言，可以嗎？

主席：如果有議員再破壞《議事規則》，我惟有請他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你以那塊紙牌遮擋自己，並不等於你可以任意發言。
(眾笑)行政長官，請繼續作答。

行政長官：我只想指出一點.....張議員，我在施政報告內特別提到樓宇價格這項議題，已表示我們對最近樓宇價格的升幅特別關注，亦想告訴發展商或香港普羅市民，我們會不停監察這個問題。我們看到現時的情況是的確有一些所謂超級豪宅，尤其是那些新樓宇頂層的複式單位，錄得所謂“天價”的買賣交易。我還要觀察這些價格對其他豪宅、對其他普羅大眾的樓宇的價格有沒有很大的傳染力。我們正在這方面作出研究。如果有的話，尤其如果我們看到房地產市場真的出現泡沫，我們才可以真真正正啟動我們現時所提及的優化計劃。

根據我們最新的資料，我們是不斷關注物業市場，尤其是住宅市場，掌握的情況也頗為準確。舉例而言，在全香港普羅大眾及中產人士居住的住宅方面，現時的价格較1997年10月高峰期的價格仍相差約25%、26%。據我們現時所見，即使港島置富花園的價格，仍較當年最高的呎價低18%；杏花邨低32%；海怡半島低24%；太古城低11%，而一些新界住宅樓宇則低48%。換言之，價格仍有好一段距離才能看見“家鄉”。我們每星期也進行調查，觀察成交量及成交額來確定市場的上升幅度。現時，我們看到市場的確是在復蘇當中，這也是正常的，因為一旦經濟經過谷底，資金充裕，這種情況便會發生。但是，是否有泡沫呢？在普羅大眾的房地產市場方面，我們暫時看不到會出現很明顯的泡沫。再者，我們現在還要研究香港人的負擔能力和交投量。第一市場和第二市場的交投量有多少？負資產數量有多少？銀行利息有多少？全部我們也要計算在內，然後才可看到市場現在的形勢。但是，我想在此勸告各位，所有投資人士在置業的時候，真的要量力而為，不可只想着現在的情況，認為樓價會繼續上升，或想着利息會一直維持那麼低。打算購買樓宇時，一定要預計樓宇價格可能會下跌，而利息也可能會上升。市民一定要具備很好的負擔能力才可進行。不過，我只是想告訴大家，在樓價方面，我們會很小心處理，亦不會只看一個指標，而是會看很多個。但是，在我們須進行的工作方面，就好像我在別的場合所說，政府是很難以自己現時的能力擡起樓宇價格，但政府卻有無限的能力，足以摧毀樓宇市場.....用政策摧毀市場，所以，我們在這方面要特別特別小心。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我剛才向特首提出的問題。其實，在會否優化土地供應方面，我也研究了一些資料，發現在過去兩年，只有一幅住宅用地透過勾地拍賣。那麼少的土地供應，根本跟不上市場的需求，因此，樓價也很難穩定。我其實想問特首，會否考慮優化勾地的制度。自由黨曾提出把勾地價格降至六成，他會否考慮呢？

行政長官：我想指出的是，我說的優化政策，是可以透過很多種方法推行的。你剛才提及的建議……很多方面，我們已掌握了很多種方法，不過，由於樓市是一個敏感的市場，我不想在此胡亂地說話。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數據，看見市場出現泡沫時才認真啟動優化政策。讓我再說一次，我希望議員明白，我們在這方面是會不停地進行監察的。

葉偉明議員：行政長官，有些數字很奇怪、很巧合，不知究竟真的是那麼巧合，還是你的捉刀人替你做了一點工夫呢？根據一些資料統計，現時香港推算有123萬貧窮人口。無獨有偶，在你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的第123段中，以及在剛才回答同事時亦曾強調，解決就業和貧窮問題要依靠經濟增長，共同創富。如果要維持以福利為主的紓困措施，便要大幅度提高稅制，你說這才是治本之道。相對於123萬貧窮人口，你似乎以第123段來完全擋着我們對紓解民困的一些要求。

特首說要以經濟增長來解決貧困和失業問題，而我們經常聽到所謂“滴漏效應”——你們可能較我熟悉，即經濟增長可能帶動產生就業職位。可是，在我們的經驗或過去看到的，經濟增長似乎不一定帶來很多就業職位或令基層市民可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我想問特首，在你眼中，所謂經濟增長可以解決失業問題，究竟要增長多少或怎樣才可解決貧困和失業的問題？抑或在這問題上，特首已經江郎才盡，再沒有其他新辦法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呢？

行政長官：沒有任何安排的，關於貧窮的定義，葉議員，是有很多種的。我相信很好的定義是，收入低於綜援金額的任何住戶便是貧窮戶，我相信這才是較容易接納的定義。此外，我所說的是一個事實，第123段所述的是一個很好的事實，我們不能靠盈餘和我們的結餘，不停、長期地開設一個經常性的、社會福利特別的開支項目，這做法是不妥善的。你很快會發覺今年的赤字和明年可能產生的赤字，已把我們的儲備減少至不足1年的開支或接近1年的開支，這是我們要很小心處理的。

可是，我覺得香港現時提供給低下階層和基層市民各方面的服務，正如我剛才說過，我們首先有一個頗完整的，但不是完美的綜援制度，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安全網，加上我們在房屋、教育、醫療各方面……

黃毓民議員：即使2003年的水平也未能重返，現在還有很多人領取綜援……

主席：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現在又說綜援.....

主席：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沒有錢便申請綜援.....

主席：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現在沒有製造業..... 綜援.....

主席：你立即坐下。黃毓民議員，我命令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黃毓民議員沒有理會主席指示，仍在高聲叫囂)

黃毓民議員：2003年減了11.1%，還未加回給他們，你真的厚顏無耻。

主席：黃毓民議員。

(保安人員趨前協助黃毓民議員離開會議廳)

黃毓民議員：厚顏無耻至極，張建宗還說綜援。

(黃毓民議員離開了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我不知道說到哪裏了。

(梁國雄議員手持一塊紙牌離座，走向行政長官)

梁國雄議員：你不知道說到哪裏？讓我告訴你，這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主席：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你知不知道.....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保安人員趨前欲阻止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曾蔭權.....曾蔭權，你對不起600萬名普羅市民，沒有普選便沒有民主，沒有民主便沒有民生，曾蔭權可耻。

(梁國雄議員離開了會議廳)

行政長官：所以，我很希望透過6項新的產業，能夠增加我們的經濟活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陳偉業議員站起來指罵行政長官)

陳偉業議員：但是，百多萬名窮人已餓死了，特首。

主席：陳偉業議員，如果你再次在不是你發言的時間站起來，我惟有要求你也離開會議廳。

(陳偉業議員沒有理會主席指示，仍在高聲叫囂)

陳偉業議員：這是良知的呼喚。

主席：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即使你要我離開，我也要這樣說。*

主席：你立即坐下。

陳偉業議員：*你要我聽了1個小時的發言，但究竟如何幫助香港的苦困市民？*

(保安人員趨前欲阻止陳偉業議員)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離開會議廳，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陳偉業議員：*我們把數字交給了你，但你卻不回答，要你澄清你又不澄清。*

主席：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陳偉業議員：*請你在祈禱時要求上帝指令你.....不要埋沒良知，你是教徒。*

(陳偉業議員離開了會議廳)

行政長官：我很相信，這6項產業有其經濟潛質，一定能創造一些不單是技術人才方面的需要、專業人士的需要，普羅大眾、低技術的人也會增加就業機會。有些數字是不能騙人的，特別是最重要的失業率數字。我很希望透過大家的衷誠合作——政府現時的策略是希望特別增加這幾項工業的活動力——使失業率會隨着大勢慢慢下調，我希望能夠達到這個目標。在這情況下，低下階層是最能受惠的。

工資方面，當然需要一段時間，因為這是滯後的指數。如果社會流動力好，經濟活力強，當勞工市場緊張的時候——我相信你是專家，自然明白——工資便會提升。我希望這個經濟定律同樣會在香港發生。

數年來，我們的確是很辛苦，原因是我們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又來了一個海嘯，其間還受兩個大疫症影響，減低了我們的經濟活力。然而，我很希望這些情況往後不會再頻密發生——這些情況不是我們做出來的，而是全世界形成的——當這些情況不再頻密發生時，我很相信勞工市場一定會因為就業情況向好，勞工市場緊張，而一定會令工資受惠。

葉偉明議員：聽過你發言後，特首，老實說，我發覺在座很多位同事跟你對貧窮定義的理解似乎有很大差異。正因如此，立法會的同事跟政府討論如何解決貧窮問題時，大家也好像是話不投機。我終於發覺大家對貧窮問題的定義，原來有如此大的差異。我剛才問你認為要有多少增長才能解決失業問題，以及你是否江郎才盡。就六大產業，我曾在一個書面質詢中提出六大產業所佔的.....

主席：葉議員，請你提出簡短的補充質詢。

葉偉明議員：主席，既然其他數位同事也可以提出較長的補充質詢，可否也容許我這樣做呢？

主席：請你提出簡短的補充質詢。

葉偉明議員：.....六大產業所佔的GDP總值，但政府似乎也未能回答我的質詢。即使發展六大產業，也要在數年之後。昨天，有記者問我對施政報告的看法，我說是望梅止渴。你好像一名將軍，帶領我們打仗，我們找不到水源，但看到遠處有一片樹林，你便說是梅子林，有很多很好吃的梅子。可是，實際上，我們看不到，也喝不到，我恐怕當我們走到樹林時，已經渴死、餓死了，那麼怎樣享受這些梅子呢，特首？

行政長官：回應你所說，有關我們有否新意的問題。我們今次所做的，施政報告所重視的，是提出了6項新的工業元素。我希望你能客觀地作出評價，看看這些元素對我們將來的基建和產業結構能否有所改善。如果能有改善的話，是否全港市民，包括基層市民都可以分享裨益呢？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希望你對於我們這次有否創意、有否用心準備這份施政報告，會有一個更中肯的決定。

第二點是，你說我們是否望梅止渴呢？我剛才已經提過，香港現時很多……當然，我們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有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除非所有人不論付出多少勞力也是收取同樣的工資，這樣才能全部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並非我們所嚮往的社會模式。在這情況下，我們惟有盡量使低下階層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有社會上流的動力，更就我們現時所有的公共服務，即政府提供的設施，包括教育、醫療的平等作出安排及支配，特別是教育方面，以做好對下一代的教育。

對於其他基層的照顧，我剛才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也一直沒有遷移，只是在有資源影響時，我們便會逐步作出改善，這些包括我剛才提及的綜援制度、房屋、醫療、教育及福利等，而今年的施政報告特別關注老人家方面的支援，這是我們對人口老化情況作出的正面回應，而且我們對精神病患者會有特別的措施，對殘疾人士也會有特別的措施。

但是，我們今次在施政報告內所說的還原基本，並不是希望借此機會作資源分配，這是每年的財政預算案所做的。我們所談的是政策方面的大方向。我希望議員——這很可能是我們或我自己的問題——在這一兩年內，特別是趁着我與各位議員會面的場合(包括發表施政報告時)提出我們的資源分配，原因是發生了金融海嘯，但我們要回到基本，在這時間做好分工。更重要的是，我們推行某些特別措施後，每個地區、每個國家也應考慮如何能逐步退出這些方案和特別的措施，不致扭曲了經濟的增長。

我今次亦借此機會特別注重這6項新產業，它們佔我們現時本地生產總值約7%，正因如此，我覺得它們有很大的增長潛力，這並非是我們的主意，亦非特區政府想出的計策，這是經過社會和很多專業界的討論，我們自己做過研究和經過經機會的認同，再經過諮詢，然後才推出來的，我相信它們是有數據的根基。此外，我也相信我們只要有耐性，加上政策上的安排，包括在土地及各方面的安排，一定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使我們的基層市民可以得到裨益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在十一國慶，特首在天安門城樓用他私人的長短鏡拍下國慶慶典。我看到這情景後感受非常深刻，因為同是拿着長短鏡拍攝的香港記者，他們在合法採訪的情況下，一個在四川蒙受冤屈，另一個在新疆被打。

我想問特首，他是否同意，香港人期望的“一國兩制”，是要捍衛令香港成功的核心價值，而且更要協助國家與國際接軌，而不是逆來順受，以我們的新聞自由來換取所謂和諧與安定的？

行政長官：有關香港記者在新疆烏魯木齊採訪的事件，大家都知道，特區政府是特別、非常關心的。我們已經通過國務院港澳辦，向新疆自治區政府反映我們新聞界的意見。此外，我們當時亦隨即與內地當局保持緊密的聯繫，確保在當地採訪的香港記者的安全及協助他們進行合法的採訪活動，我們是一直這樣做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對於特首這個如此簡單的答案，我確實感到十分失望。香港賴以成功的，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包括法治、民主和新聞自由。特區政府以往在釋法問題上，已經令我們感到十分遺憾。在民主普選的進程上，亦令香港人不抱存任何希望。到了新聞自由這個問題上，特首只用“反映”和“關注”等字眼，究竟我們有否令那些記者沉冤得雪呢？有否為他們討回公道呢？

我想問特首，他作為香港的特首，是否應該理直氣壯、不亢不卑地捍衛新聞自由？他昨天的施政報告說要“羣策創新天”，但在創出新天之前，他有否擔心自己已經白白將我們的新聞自由斷送了？

行政長官：我對於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特別是要令新聞自由延續下去，是十分有信心的。對於此事，不單我有信心，我相信普羅大眾也有信心。

我可以再補充數句。我在北京與公安部孟建柱部長見面時，亦表達了我和特區對香港記者在新疆採訪事件的關注。在交談期間，孟部長告訴我，他很明白特區政府對此事的關注，亦向我講述內地武警在新疆執行任務的情況。他一再重申中央政府的立場，並表示一定會保護香港記者在內地進行合法採訪，這是我當時與他共晉午餐時的對話。

鄭家富議員：主席，特首沒有回答我的質詢。

主席：鄭議員，根據我們有關質詢的規矩，你已經提出了補充質詢。

陳健波議員：曾特首，我十分歡迎施政報告提出強化香港作為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試驗場的角色，以及發展多元化的人民幣產品和服務。我相信這項政策一定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來解決香港的問題。

事實上，香港很多市民都預期人民幣會升值，所以對人民幣產品有很大需求，不少市民都向保險公司查詢是否有辦法以人民幣購買保單。但是，香港現時的保險公司根本不能夠為市民提供以人民幣購保單的服務，主要因為當中有很多技術性的困難，包括保險公司現時根本不能夠在銀行開立人民幣戶口，亦缺乏大量及長期的現存人民幣投資工具，例如我們須有一些長期的人民幣債券，以配對做人民幣保單生意的風險。其實，這些問題均是發展多元化的人民幣產業所牽涉的枷鎖，我相信其他行業想以人民幣做生意，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政府會否為各行各業“拆牆鬆綁”，令大家可以做些這類生意，從而為香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呢？

行政長官：事實上，特區政府在這數年間與內地溝通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如何爭取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在香港結算一事。所以，這方面在這數年來可說有些成就，包括人民幣債券可以在香港發行，我們的銀行可以做人民幣貿易結算。從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到，我們在這方面逐步逐步開拓以香港作為人民幣的一個試驗場的角色。當然，在這過程中，我們要保證人民幣本身的金融安全要做得好。

我很鼓勵保險業界發展多元化的產品，包括人民幣的產品，我想這是一件好事，而各行各業繼續這樣做及朝着這個方向邁進，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要明白，當國家考慮到金融安全，特別是當人民幣資本帳目受到影響時，國家的態度便會很小心。

我相信，人民幣資本帳目會逐步逐步開放，在這個逐步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會盡量找尋空間，將這些交易的程序及交易的得益方面，特別是利用香港這個平台來處理，我很相信這樣做一定會令香港各行各業(包括保險業)得益。

我想向議員指出，對於人民幣業務，我們爭取以香港作為試驗點方面，我們是相當積極的。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五和六方面，我們會爭取；繼續下去，我們也會作出爭取的工夫。不過，我們也一定要尊重國家對於開放資本帳目方面，所採取的小心行事的態度。

陳健波議員：主席，我希望曾特首能鏗而不舍地繼續向國內爭取及向國內解釋，亦希望財金部門能協助曾特首向國內解釋香港金融制度的優點及完善的監管制度，好使人民幣的開放可以盡快推行。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不想學特首般，在議事堂中“鬥噏”。他有否履行選舉的承諾，我覺得這是有目共睹的。

不過，我剛才聽到特首發言時提到，如果我們繼續討論終極的普選方案，對於推進民主，會增加障礙。主席，我相信這一句話，會令到香港每一位渴望早日有普選的人都感到非常憤怒的。主席，特別在選舉特首方面，如果我們將普選的方案留給下一屆的特首——我們不難想像這位特首會希望爭取連任——由一個想爭取連任的特首制訂他下一次選舉的方法，是否極之違反常理、違反邏輯及違反公義呢？

我想問問特首，他是否認同這種處理方法其實會增加許多利益衝突？為何他要放棄一個符合原則、符合公義的處理方法，而將這個球交給下一屆特首呢？

行政長官：我先澄清我剛才所說的話。湯議員，我所說的是，我們就2012年尋求一個選舉更改的共識已是相當困難，如果我們再增加其中討論的議題，包括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終極安排、2020年立法會普選的終極安排，一定會對我們就2012年尋求共識方面，增加障礙及困難，這是我所說的。

但是，當然，在某個適當的階段，我們一定要討論2017年、2020年普選的細節。不過，我認為現時一定要聚焦辦妥我們如何能在2012年前尋求最好的方法，使我們現時的選舉制度更開明、更民主和更開放，我想這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如果我們將議程越來越擴張，尖銳點越擴越大，包括議員剛才提及功能團體存亡的問題，我很相信能夠就2012年普

選取得共識的機會甚微，更遑論得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通過了。2005年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定要先易而後難，逐步的去做。

再者，當我們要改變選舉辦法時，是要經過數個程序的。有關2012年方面，我們已進行了兩個程序。第一，我們已向人大常委會表達有需要更改選舉的辦法，而人大常委會也給我們開了綠燈，讓我們進行，但要在框架內進行。我們現在正進行第三步，便是希望能夠進行諮詢。諮詢和討論後，我們會作出結論，然後便會作出動議，以得到立法會通過。通過後，動議後，我們便會.....然後.....如果我個人是支持的話，便提交中央。

現時的情況是，如果我們再談2017年、2020年的細節上的問題，便要重開另外一項方案，再向中央提出：“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討論2017年、2020年的問題。”我相信這不單在程序上會遇到困難，而且我們2012年的問題仍未解決，竟然還要求.....特別是.....我相信你給了我一個almost mission impossible。

此外，選舉的安排和方法並不是任何一位特首可以自行決定的，是必須經過廣泛諮詢的。作出決定和形成共識後，最後決定權誰屬？是這個議事堂；要有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通過，而不是按一個特首的意願來辦事的。事實上，在這過程中，在選舉方法的議程中，特首是一位facilitator，扮演一位輔助性的角色，最主要的是反映本地的民意，爭取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的通過，這才是他主要的工作。我自己不覺得由下一屆政府決定2017年和2020年的普選細節會出現任何利益衝突。

湯家驊議員：*主席，特首沒有回答我的質詢。主席，該項邏輯便是由一位特首決定他自己連任的選舉安排，由他來主導這項討論。首先，特首是否同意這基本上和在邏輯上存在利益衝突和矛盾？既然他自己早已表示希望在任內徹底解決這問題，為何他不實行這事情，而把這件事交給下一屆特首，讓他處理這個嚴重的利益衝突問題呢？這是我所提出的質詢的焦點，希望特首能夠回答。*

行政長官：我剛才已經解釋，並沒有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我已說決定並非來自特首，決定是在於這個議事堂，亦在於中央。

湯家驊議員：*不是來自特首？*

行政長官：特首只是把市民的意見梳理後作出總結，然後交由立法會表決。立法會經過辯論，然後通過，通過後還要交給特首，由他轉達中央。他不是主調。

湯家驊議員：行政長官的回應有點誤導，因為這方案是政府提出的，不是立法會提出的。

主席：湯家驊議員，你可以不同意行政長官的意見，但按照《議事規則》，我們不能在這裏展開辯論的。

湯家驊議員：對不起。

行政長官：但是，我要重申，我看不到會有任何衝突，特別是在討論政制改革的議程中，是一定要完全具高透明度的，每一個市民都會參與，沒有任何一位特首能夠隻手遮天的。

方剛議員：主席，香港近日的樓市和股市齊升，遊客數字亦有所增加。特首在昨天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經濟第二季錄得3.3%的按季增長，扭轉了連續4個季度的收縮情況。因此，他有信心香港經濟在今年年底將會逐步改善，邁向復蘇之路。

然而，他沒有提及會否延續於今年年底行將屆滿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他在G20會議上亦察悉，救市措施將會繼續推行。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在年底宣布把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延長1年或半年，讓中小型企業(“中小企”)能有一點喘息的機會？

行政長官：這是財政司司長的決定，相信他一定曾與Rita商量，然後才作出這項最後決定的。我很明白，現時這項信貸保證計劃既獲中小企歡迎，亦可穩定市場。但是，我們也明白這並非一項長期及可持續推行的措施。其他國家大致上分成兩派，有些國家(如澳洲和新西蘭)已開始逐步退離現時的保障價值，有些國家則繼續維持。香港要為自己打算一下。我相信業界的最佳做法是，由方議員和其他代表商界(特別是中小

企)的議員就現時中小企的期望和困難，說明問題所在。例如，你們認為這項計劃須繼續推行，原因何在？在現時市場及銀行均未能做到的情況下，政府為何還要繼續這樣做？我相信，如果是有論據的話，財政司司長一定會認真考慮的。

方剛議員：你在施政報告中曾提及要“拆牆鬆綁”來發展六大產業，但卻沒有把實實在在的措施清楚列出。你可否考慮採取一些“拆牆鬆綁”的措施，例如簡化發牌程序或爭取內地承認本地的測試認證服務，以及設立一些醫療簽證安排等，藉以利用政策來推動產業的發展，盡量增加就業機會？

行政長官：方議員，我希望你能公道一點，因為我已在施政報告中闡述這六大產業的具體方案，並就每一項列明了具體的內容。在醫療產業方面，我們將會提供4幅用地，並說明了有關的安排；在教育產業方面，我們將會提供兩幅特別用地，並解釋了如何活化工廈以應付它們的需要。至於測試方面，我們亦闡述了擬在未來3年作出的藍本。每一步均有其具體的策略。我們期望能夠根據這些策略來實踐。我深信它們的經濟活力一定會增強，並會提高在我們GDP所佔的比例。這便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成果，同時亦反映出市場和業界的訴求。

剛才你提到特別要針對.....你說我們應該.....對不起，你說所需的是甚麼？

方剛議員：你可否向內地爭取承認本地的測試驗證服務？

行政長官：這是關乎幾點的，除了爭取測試外，我已在施政報告中提及，我們會這樣做。至於你提到的其他個別細節，例如如何繼續向中央爭取互相驗證或互認，我們要緊記一點，就是這並不是單向的。如果要雙向的話，我們的業界能否承擔呢？我們必須先想清楚此點。我們一定會繼續積極爭取，但有些東西並非我們可以掌控，一定要獲得中央支持才行。我們必須得到當地政府支持，方能落實有關建議。

然而，在落實之前，我們要緊記一點，就是我們的要求必須合理。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求香港的驗證在內地獲得承認的話，內地也會要求它們的驗證在香港獲得承認。在這情況下，我們的業界能否接受呢？

我們必須小心考慮這些問題。因此，我希望業界能跟隨我們的思路，提出你們的真正需求。我們一定會竭盡所能，積極爭取。

梁耀忠議員：主席，特首剛才回答李鳳英議員的質詢時也同意，目前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便是失業問題，因為現時的失業率已高達5.4%。此外，他在回應其他同事時亦提到，貧窮問題非常嚴重，即是說，特首也沒有否認這個問題。可是，很可惜，他這份施政報告卻要還原基本，而當中所有政策皆不能解決目前的燃眉之急，只談到將來如何發展。

因此，很多新聞傳媒也批評這份施政報告內容空洞，而且是“炒冷飯”，未能回應社會大眾的訴求。他提出了這樣的一份施政報告，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意，其主要的的原因是，他能夠當上這個職位，是由800人選出來的，所以，他對市民大眾並不存在問責制。因此，他在擬備這份施政報告時，大可不理會目前社會大眾的訴求。

特首，這正是我們爭取民主的最主要原因。我們希望特首能夠向市民大眾負責及問責。所以，我們一直要有民主普選，亦希望能夠盡快予以落實。我們希望在最短時間內落實便最好，特別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應該是2012年。

剛才劉慧卿議員問特首有沒有勇氣向中央反映市民大眾要求2012年普選的精神及訴求，但特首沒有回答她。所以，主席，我想追問的是，究竟特首本人是否贊成2012年有雙普選呢？因為如果特首不贊成的話，試問怎會反映出來呢？即使會反映，亦只不過是搬字過紙，充當一個信差而已。因此，我想特首回應一下，究竟你本人是否支持在最短時間內，特別是在2012年，實踐雙普選，讓市民能夠普選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和特首？

行政長官：有關的普選時間表已經訂出，訂明2017年會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會普選立法會。關於市民的訴求，特別是爭取2012年有普選的訴求，並不是現時才開始的這個意願，我們在2005年討論修改選舉方法時已經提出過，而2007年已作出修改。中央把香港的意見全部接收，並已看過，然後作出一個中肯的決定，便是在2007年決定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以及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這些意見已經過討論，並由中央決定作出的。我很相信我們現時應該實事求是，朝着這個目標邁進。

還有一點，特首當然是要救燃眉之急，所以我在上一份施政報告及年中的答問會上，已向各位提出了我的一些特別措施，是為回應金融海嘯而作出的很多特別措施。然而，特別的措施真的是要在特別時間才採用的。至於貧窮問題和你提到的貧富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都不是一些突發性問題，這是任何開放社會或任何社會均存在的一個老問題。我很希望今次我們能夠以治本的方法而不是再以治標的方法來處理這問題。

我不想重複以往說過的話了，但你可以看到，我對這方面的看法是，我們已經處理緊急的事情，現在要談的是有何治本的方法。我覺得治本的方法是加強本身的經濟基建，加強本身的經濟結構，以產生更多就業機會，增加普羅大眾的收入，特別是基層市民的收入，這才是真正要採用的方法。

梁耀忠議員：主席，除非特首對我們說緊急的問題並不是貧窮問題，因為剛才大家都說這個問題非常嚴峻，但特首竟然說緊急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即是說你已經解決了貧窮問題。對此，我感到非常遺憾。

不過，主席，我想跟進的問題是，我剛才是問特首本身是否同意2012年有雙普選。當然，主席，我明白信差是不能“偷雞”或“打斧頭”的，我相信特首一定會完全反映出來。可是，作為特首、作為一位領導，你本身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究竟你本人是否支持呢？你會否爭取呢？這才是我想提出的核心問題。如果你本身也不支持，只是充當一名信差的話，這便跟我們寄信給中央一樣，分別不大。所以，我想問的是，你本人是否支持呢？

行政長官：主席，要求我發表個人意見，根本是不按規程所作的要求。

不過，我亦不提這點了。最主要的是，我們要面對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決定我們在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2017年距離現在並不很遠，我們何不切切實實研究如何趕快爭取在2012年有更開放、更民主的選舉程序，然後下一步便已經是普選呢？為何我們不務實地去想，卻還要爭拗已經不可以成功的運動呢？

我很相信香港人都想我們務實地處理這個問題，我真的很希望各位議員現在開始聚焦地想想我們如何在2012年進行選舉。要得到大家的共

識，我們才能夠好好地奠定2017年和2020年普選的基礎。如果我們仍然沉迷於爭拗為何不可以多做一次，我真的很擔心，我們將如何能夠面對市民，而且亦會再次令市民失望的，便是這個議會不能夠令我們的選舉制度在2012年出現整體的進步。

主席：行政長官回答了14位議員的質詢。另外有14位議員也輪候了想提出質詢，但今天的時間已到，答問會到此為止。

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站立。

行政長官：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4時35分休會。